

幹部學習叢書

第一輯



恩格斯著 吳黎平譯

社會主義從空想
到科學的發展

新中國書局

社會主義叢書

第一輯



社會主義從空想
到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著

第一輯 哲學部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恩格斯著
吳黎平譯

新中國書局經售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幹部學習叢書
第一輯

著者
譯者
經售者

恩 吳 新

中 國

書 局

平 新

北平 鄭州 濟南 濰陽 安東

天津 洛陽 瀋陽 長春 大連

石家莊 開封 駐馬店 齊齊哈爾 哈爾濱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陸印造

Ab 013001

關於中文譯本的幾句話

與「共產黨宣言」齊名的恩格斯這一名著的價值，是無庸我們來多加說明的。我們現在祇就這一中文譯本作幾點小的說明：

第一，這一名著的譯本，我們曾見到兩種，但譯文多有未善之處，且對於恩格斯在德文本第四版所增改的地方未曾譯出，故不能不重行校譯，以臻比較完善的地步。

第二，這一譯本，是根據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俄文標準本譯成的，並曾參考這一選集的英文本。兩者文字上稍有出入之處，則大部分按照俄文本翻譯。

第三，恩格斯在本書德文第四版所作的增改，本譯本俱已加入或改正。

第四，註解分三種，一種是恩格斯自己註的；一種是馬、恩、列寧學院編輯部註

的；一種是譯者註的。俱各在下說明。

吳黎平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

目次

關於中文譯本的幾句話·····	一
恩格斯序（一）·····	一
恩格斯序（二）·····	五
恩格斯序（三）·····	七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壹
一 空想的社會主義·····	壹
二 辯證法唯物論和剩餘價值的形成——從空想到科學·····	六
三 科學的社會主義·····	八

恩格斯序一

——德文本一八八二年第一版序——

這本小書，是由一八七八年在萊柏錫格出版的我的著作「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即「反杜林論」）書中摘錄三章編成的。經我的朋友拉發格之請求，我摘錄這三篇給他譯成法文、並在其中加上若干解釋。經我校閱過的法文譯本，最初發表於「社會主義雜誌」，隨後印成單行本出版，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一八八〇年巴黎出版）。我這本小冊子的波蘭文譯本，是根據於法文本的，在一八八二年出版於日內瓦黎明書局，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

拉發格的譯本，在通行法語的一些國家，尤其在法國，竟得到意外成功——這件事使我設想：若將這三章書以德文原文印成單行本出版，不是也有用的嗎！恰好在這個時候，祖里赫（Zürich）「社會民主黨報」編輯部告訴我，目前德國正急迫需

要新的宣傳小冊子，並問我是否贊成將上述的三章書，彙印出版。我自然贊成「社會民主黨報」編輯部的提議，並將我的稿子交給他們去出版。

可是這本小冊子本來不是爲着直接宣傳而寫成的。實際上純粹是科學的這種著作，能够適用於直接宣傳嗎？在形式和內容上，必須怎樣去修改呢？

說到形式方面，能够引起誤解的，祇是外國名詞之衆多，但拉薩爾（Lassalle）在其演說和宣傳小冊子中，已經不限制外國名詞之使用，而且據我所知，人們並不特別的厭惡外國名詞。況且從那時以後，德國工人已經更熱心的並更經常的去讀報，因此也就更多認識了外國名詞。我祇限於刪除那些非絕對必要的外國名詞。但對於那些剩下的必要的外國名詞，則我不願附上解釋的譯名。這些必需的外國名詞大部分是科學技術上公用的術語，這些術語如果可以譯成德文，那就成爲不必要的了。譯名祇能曲解這些術語的意義，不僅不能使人明白，而且反能使人糊塗。在此情形之下，口頭上的解釋，効力將更大些。

說到內容方面，則我敢肯定說：這對於德國工人並不是很難懂的。一般說來，祇有第三部分是難懂的，但對於這一部分，工人比『受教育的』資產者，易懂得

多，因為這一部分恰正說到工人的生活條件。我之所以加上許多解釋和補充，與其說是爲着工人，毋寧說是爲着『受教育的』讀者，例如議員愛甯(Ernst Einern)、樞密顧問徐伯爾(Heinrich Von Sybel)、特萊斯格(Heinrich Von Treitsche)等人，他們爲一種不可抑制的願望所驅迫，一定要屢次表明他們是一竅不通，因此他們對於社會主義亦表示可驚的無知。如果堂·吉訶德與磨房風車決鬥，那麼，這是完全合乎他的名號與任命的，但對於珊丘邦沙(Sancho Panza)我們卻不許他這樣做。*

這一類讀者，看到我在這一本敘述社會主義發展的小書中，提到康德和拉伯拉斯的宇宙起源說，提到當代自然科學，達爾文學說，德國古典哲學，以及黑格爾等多半也要驚奇的。但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祇能產生於德國，**即產生於古典哲學還生動地保存着自覺的辯證法的傳統之國家。唯物史觀及其對於當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鬥爭的特別應用，必須借助於辯證法，才能成立。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的學校教師，將關於德國大哲學家及其所創立的辯證法之一切概念，都淹沒於那令人厭惡的折衷主義泥潭裏(他們做到如此程度，使我們

不得不引據當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正是存在於真實世界之中），那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引以為榮的說：我們不僅繼承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爾。

* 堂·吉訶德，是十六世紀西班牙小說家西萬提斯所著的一部著名小說「堂·吉訶德」的主角。

堂·吉訶德代表不顧社會進化而沈迷於中世紀騎士制的蠢人，結果鬧出許多笑話，後來忽然發生一種颯想，和風車進行決鬥。璦丘邦沙是堂·吉訶德的僕人。

*** 這裏所說的『於德國』，乃是鑒誤，應該說『德國人中間』，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之產生，一方面固然必須有德國辯證法，但他方面，也必須有英法二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發展的條件。德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落後條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比現在還更落後多——至多祇能產生畸形的社會主義（見『共產黨宣言』第三章「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祇有當時英法兩國所造成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情況經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後，才能達到真正的結果。從這點看來，科學社會主義並非專門屬於德國的產物，而在不少的程度上，又是國際的產物。——恩格斯註

恩格斯序二

——德文本第四版序——

我曾經預言說，德國工人將完全能懂得這本小冊子的內容，這個預言已經完全實現了。自從一八八二年三月本書第一版出版以來，已經銷行過三版，共有一萬本以上，而這還在施行鎮壓社會黨人的法律的時候，這更加證明，警察對於當代工人運動之壓迫，並沒有多大的效力。

自從第二版出版以來，這本小冊子又被譯成好幾國文字：意大利文（馬丁內底譯的）、俄文、丹麥文、西班牙文及荷蘭文。

這一次重版，經過某些微小的修正。有兩個地方還參入比較重要的補充：在第一篇論聖西門中，補充一段，因為原版中關於聖西門比關於傅立葉和歐文要說的少些；在第三篇之末，也補充一段，來說明近時有重大意義的一種新的生產的形式。

——
託辣斯。

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二日於倫敦

恩格斯序三

英文本序

這一本小書，本來是從一本更大的書中摘錄出來的。大約在一八七五年前後，柏林大學的副教授，杜林博士，突如其來的甚至大吹大擂的宣佈他皈依社會主義，並且帶來一種詳細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詳細製定的實際改造社會的計劃，以貢獻於德國人民面前。自然，他盡全力，向着他的前輩尤其是馬克思攻擊，他以憤怒的狂潮，向着馬克思衝射。

這件事的發生，正是處在德國社會黨中兩派——愛森納哈派和拉沙爾派——合併的時候，那時這兩派合併不僅增加力量，而且更重要的，還使我們能够運用共同力量去反對共同的敵人。社會黨在德國那時正在迅速的成爲一種力量。但要成爲一

這篇序言是恩格斯當一八九二年這一本書的英文譯本在倫敦和紐約同時出版時所寫的。

種力量，必須首先使這個新造成的黨的統一，不被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卻已公開的開始在他個人周圍集合了一個小派，以備作爲未來分裂成另一黨的核心。因此，我們必須拾起別人丟給我們的手套，* 不管願意不願意，將鬥爭進行到底。

事情雖然不是非常困難，但終歸是一件麻煩的事情。我們德國人，人人都知道，是具有非常繁重的深刻性的——說急進的深刻性，或說深刻的急進性，隨你那樣說都可以。當我們中每一人着手敘述他所認爲是一種新理論的東西時，他以爲一開始就必須將這個理論造成爲包羅萬象的一個體系。他一定要證明出邏輯的初步原則在宇宙的根本規律之所以永久存在，祇是爲要引到這個新發現的完成一切的理論上去；在這上面，杜林博士是達到了自己民族性之高點的。他的理性的、道德的、自然科學的和歷史的完全的「哲學體系」，他的完全的「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體系」，最後還有他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史，這三部八開本的大書，在其形式及其內容上是一樣的笨重，這三路理論的大軍，調動來攻擊以前一切的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特別是攻擊馬克思——這真是企圖完成一個新的「科學的革命」——我所要對付的，

* 歐洲古代習俗，丟下手套，是挑戰的表示，拾起手套，是接受挑戰的表示。

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我不得不說到一切，說到最複雜的許多題目：從時間和空間的概念，說到雙本位的貨幣制度；從物質與運動的永久性，說到我們的道德觀念的變易性；從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論，說到未來社會青年的教育。然而，我的敵人的學說體系上的繁複，卻也使我在對於他的論爭中，發揮馬克思和我關於這許多繁複問題的見解而且能够採取以前所未有的更加聯貫的形式。這就是爲什麼我擔負起這一任務的原因；不然的話；這一任務便是無意義的了。

我的答覆，最初以連續文章的形式，登載於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普齊的「前進報」上，隨後彙集成一本書，標題爲「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此書第二版在一八八六年出版於祖里赫。

經我的朋友拉發格（現在是法國里爾省選到國會去的議員）之請求，我修改這本書中三篇而成這本小書，他將這一小書譯成法文，於一八八〇年出版，標題爲「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隨後由法文譯成波蘭文和西班牙文。一八八三年，我們德國朋友又以德國原文出版這本小冊子，自此以後，從德文原文翻譯出版的，有意大利、俄羅斯、丹麥、荷蘭和羅馬尼亞各種文字的譯本，連這個英文譯本

在內，這本小書已經譯成十種文字了。我未曾看見其他的社會主義著作，連一八四八年出版的我們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內，能像這一本小書經過那樣多種文字的翻譯。在德國這一本小書已重印四次，共銷二萬本。

這本小書附錄「馬克」*的用意，在把關於德國土地制的歷史及發展經過的一些基本知識，傳佈於德國社會黨之內。現在該黨聯合德國城市工人的工作，已快到成功時期，接下去的一步，就應當去爭取農業勞動者及農民。在這樣一個時候，這篇附錄之作，似乎更不可少。現在在英文譯本中，也一同翻譯出來，那是因為原始土地制度的形式及其衰亡之歷史，在一切條頓人種中都是一樣的，而關於這種歷史，英國人所知道比德國人尤其少。最近科瓦萊夫斯基曾有一種新的假定，說在「馬克」分配其耕地及草地於村社內各分子的制度發生以前，還有一個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耕地及草地由幾個族長制的大家族的村社分配，每個大家族常常數代同堂（南斯拉夫的沙德路卡尚有存者），共同耕種共同負責；後來，因為各村社人口漸增，共同負責的管理漸漸不方便起來，於是再發生分裂，而分配於小家庭。科瓦萊

* 這一附錄，因俄文本中未列入，故沒有譯出。